

N O R M A L

正常

「英」格雷姆·卡梅伦——著  
杨梦媛——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雙

# 正常人

〔英〕格雷姆·卡梅伦 著  
杨梦媛 译

# NORMAL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正常人 / (英) 格雷姆·卡梅伦著 ; 杨梦媛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8.7

书名原文: Normal

ISBN 978-7-5057-4469-1

I. ①正… II. ①格…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465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5263号

Copyright © 2015 by Graeme Cameron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Creative Art Times Internation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mpany (Creative Ar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A.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ww.ca-link.com)

书名 正常人  
著者 [英] 格雷姆·卡梅伦  
译者 杨梦媛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9.25印张 180千字  
版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469-1  
定价 42.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9799930-601

你不知道我的样子，所以我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藏身……

## 第一章

我知道一些有关莎拉的趣事。她今年十八岁。在7月，她以A等成绩通过生物、化学、物理和英文考试从学校毕业。毕业证书被镶在银色裱框里，和牛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起放在客厅一角的桌上。按照计划，她本该在9月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但她却选择休学一年为狗狗基金会做志愿者。

空闲时候，莎拉喜欢画名人漫画，和温瑟姆排球队一起打球，还有收集泰迪熊玩偶。她也喜欢读奇幻小说。目前，她正读到克里夫·贝克的《编织记忆》第二章的第八节。她最近在和一个叫保罗的男孩约会，尽管她觉得他是个人渣。因为保罗不愿意和胸大且风骚的“极品荡妇”汉娜撇清关系。这让莎拉相当恐慌，但她无法向她的母亲倾诉，因为她觉得母亲一定无法理解，并且很可能会像上次一样情绪失控。于是她把这些告诉了艾丽卡，由于

年长一两岁的缘故，艾丽卡要更加聪明和世故。同样，莎拉也没有和她母亲提起过艾丽卡。

莎拉卧室的四面墙都被涂成了淡紫色，透过涂料，还依稀能看见原来老墙纸的花纹。她的单人床上盖着白色的被罩。她习惯把衣服和湿毛巾都丢在地上。她的架子和梳妆台上塞满了动物玩偶。用传统工艺制作的长毛绒熊是她的主要藏品，每一只的标签都完好无损。要弄清这些熊的数量实在太浪费时间，但我还是要说，一共六十七只。

那天早上，莎拉花了不到半个小时洗澡，又花了五分钟出头的的时间刷牙。她没有龋齿也没补过牙，不过由于过度清洗，她上门牙的牙釉已经开始变薄了。她同样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上涂上了牙膏，为清洁牙垢做徒劳的努力。她家里没有烟灰缸，她把香烟和打火机藏在梳妆台中间抽屉内一双卷好的裤袜里。

第二天是莎拉的生日。很多人寄来了生日贺卡，它们整齐地排列在客厅的壁炉台上。今天早些时候已经有人来打扫过了，但现在咖啡桌上又多了一个空的马克杯和一本《热度》杂志。不管看不看电视，莎拉都习惯把它开着。

我同样发现，她做了比基尼线脱毛。她大部分的衣服是绿色的。她梦想去澳洲旅行。她有驾照却没有车。她最后看的DVD是《吸血鬼猎人巴菲》——同名电影而不是那部更知名的剧集。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她的猫也叫巴菲。

对了，还有三件事。

她最后一餐吃的是意大利千层面。

她死于大动脉破裂。

她的舌头尝起来又香又甜。

幸运的是，厨房地板铺的是赤陶瓷砖，并且我很快找到了放着拖把、桶、漂白剂、抹布、一卷垃圾袋和很多抗菌喷雾剂的清洁柜。我没计划在这里做这件事，我有一千零一件其他的事要做却没有时间做。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不小心划破她的动脉惹出的麻烦。还好我反应够快，大多数的血渍都没溅到墙上。

为了方便运输，我用一把十四英寸长的锯锯下她的四肢，再截成两段，从而轻而易举地把她的手臂、小腿、头和一些在她企图逃跑时挣扎掉下的头发一起装在了一个垃圾袋里。臀部和大腿则装在另外一个袋子里。我把它放在后门边，离血摊远远的。尽管莎拉身材瘦小，她的躯干还是异常沉重。装她需要一个能负重重物的橡胶袋，以防止破裂或渗漏。还好我周全地随身携带了一个。

清洁过程相对容易。我把衣服装进手提袋里，并在洗手池里洗了脸。滴露喷雾和温水足够清洗干净橱柜门上溅到的血迹，也能在我把大部分血抹到地上后清理干净橱柜操作台和饭桌。清理地板用了三桶稀释过的漂白水，最后都排到后院的下水道了。水槽的垃圾处理器用来处理碎肉。水池是不锈钢材质的，只需要事后随便擦一下就好了。

我唯一的顾虑是早餐桌上的一些小划痕，是我不小心用刻刀

弄出来的。有一两滴血渗进了木头里，不过不怎么看得出来，再加上桌子本身也比较旧了，人们不太可能发现血迹。总的来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曾来过这里。

事实上，在我把垃圾袋丢到花园，把妈妈的东西放回原位后，唯一没法处置的东西就是我自己了。幸运的是，莎拉父亲和我的体型差不多，我从他的衣柜里翻出一条浅褐色长裤和一件橄榄绿的针织衫。尽管针织衫的肘部磨坏了，闻起来也有一股霉味，但它干燥并没有沾染血渍这两点对我来说更重要。

我满足地穿上自己的夹克和鞋子，走出房间并轻轻关上了身后的门。



阿伯特的家遵循着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用一条花园小径把自己和邻居家隔开。每个花园都围起高耸且压抑的防护栏，底部用普通砖墙加固，象征性地保护一下隐私。考虑到这堵墙比我高六英尺并且我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把莎拉一起扛过去，我决定先取车再回来处理她。

我助跑了一段，翻过栅栏，落在了一堆嫩枝和柔软的棕色树叶上。栅栏地基几步远之外就没有树了，旁边是陡峭的斜坡。我就是从这里看到楼上的玻璃渐渐升起雾气，听到浴室的水声，看到莎拉脱衣服的剪影，并等到她关上门，耳里只能听到流水声的



时候才溜进去的。现在当我穿过成排的松树走向路边，这里已经是完全不同的光景了。那些让黎明显得完美的一切都消失了——房顶上的小堆积雪，鹿蹄下树叶发出微弱的嘎吱声，好奇的狐狸穿过树林发出的沙沙声。如今取代它们的是柴油引擎的咔哒声，水泥搅拌机轰隆作响，早餐时段广播的白噪声，和砌砖用的小铲子发出的哒哒声。这种变化是我来后不久开始的。尽管工程完成后可能会带来美好的宁静气氛和友爱的邻里关系，但目前这无法避免的噪声使这个混乱的郊区变成一个活地狱。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喧闹让我不必偷偷摸摸地行动。

想到这些，我意识到好像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被漏掉了——我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走路时我已经习惯有一种重量压在我的腿上，然而现在这种习惯带来的舒适荡然无存了。

直到走到货车旁边我才发现我把那见鬼的钥匙锁在屋子里了。



我本不想打破窗户的，但是我的福特全顺启用了加固双重校验锁。并且我在订购它时特别申明要安装上额外的全副警报系统。这样的结果是：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也很难进入车内。现在坐出租车回去取备用钥匙时间太紧张，权衡了各种选择后，我很快找到了一块砖头。尽管这需要以牺牲暖气为代价，我还是继续这么做了。

我把莎拉留在侧门旁，自己从两车车道绕过去以减少被发现的可能。我花了一点时间再三检查房子后面厕所的小窗户，窗户被我碰掉了一些油漆，木头上看得到明显的凹痕，但它是关着的，并且玻璃完好无损。从里面堆积的箱子和毯子的数量以及布满的蜘蛛网可以看出，这些破坏在夏天前都不会被发现了。很好。

我很高兴莎拉并没有从任何一个袋子里滑出来。把一些稍轻的袋子装上车花了我一点时间。但当我返回去拿橡皮袋的时候，我碰巧瞥了门口一眼，心头一震。充满疑惑地看着我的是一个熟悉的面孔。我曾在一个商场快照机照出来的小相片里稍微端详过这张脸。照片是在我把莎拉的日记本摊在她床上时掉出来的。确切无误。

艾丽卡满是犹豫地站在那儿，我几乎能听到她脑子里嗡嗡作响的声音。她的手指指向门铃，目瞪口呆。我完全明白她脑子里现在想的是什么，所以我微笑并友好地挥手来转移她的思绪。

“你好！”我说，“别担心，我不是强盗。”

她立马换成了抱歉的语气：“不不，我没这么想。”她笑了，垂下的几缕发丝遮住了她的眼睛。

“老年关怀中心，”我解释道，“只是来收一些旧的袋子。哈哈！我指的是装着旧衣服的袋子，你是来找那位年轻姑娘的吗？”

她正在走向我。深色的鬈发晃动着，羊毛围巾随着她臀部扭动的节奏起伏。伴随着她每一步自信的步伐，她的乳房都快要把她外套最上面的那颗扣子挤掉了。

我血管里的血液开始加速流动，机械挖掘机和风钻的噪声慢慢变轻。“对，你知道她在哪儿吗？她没有应门。”我和她之间的距离近到我可以听到她大腿间牛仔裤摩擦的声音。我可以用很多方式解决现在的处境，但是像我通常遇到绝色美人时一样，我的诚实迫使我先发制人。

“是的，”我说，“她在花园里。”

## 第二章

保险公司让我赞叹不已。首先，他们接了我的电话，没有用“绿袖子”<sup>①</sup>或别的循环彩铃折磨我。其次，操着印度口音但坚称自己名为布鲁斯·杰克逊的接线员对我冻坏了的窘境表示同情，并帮我转接到“汽车挡风玻璃有限公司”的分店。这里有我汽车玻璃型号的库存，并在我等待期间帮我配好了型。他们竟然还给了我一杯茶，但我必须坦诚这是一个不到位的服务。茶不应该从一个黏糊糊的按钮式机器里倒出来，不应该被盛在塑料杯里，更不应该加咖啡代脂粉。考虑到它至少是热的而我又别无选择，我还是心怀感激地喝了它。

完成维修工作后我放弃原有计划，顺路去百安居买一些锯

---

① 英国民谣。

条和碱水，并神不知鬼不觉地拿了台无线电动打磨器，大概是顺手吧。接着我又去了卡佩莱地毯店买了六块大的边角余料，这些余料和我工具箱里带的一些样品几乎一样。相信我，地毯永远不嫌多。

被风里吹来的牛肉香味吸引，我来到了附近的麦当劳。一位佩戴四星标志但不知道名字的漂亮金发店员卖给了我一个“芝士汉堡”，但仔细研究后我认为它只是一个廉价的仿冒品。吃这个东西也就比被堵在狭窄的汽车餐厅通道好过一点点。这让我很失望，因为“四星小姐”看上去有做出伟大汉堡的决心。



我重新上路时天又开始下雪了。雪下得很大，几分钟内就铺满了地面，给我创造了一条明亮但让人难以集中注意力的驾驶通道。

即使把天气因素考虑在内，开往森林的路也安静得出奇。出城后我一直是一个人在车道上，没有遇到任何一辆车。让人意外的是，在这种时刻，坐在开着暖气的车里，人是很容易感受到和自然的紧密联系的。

在路旁开始出现树木两英里后，我驶上了没修好的林业委员会用道，这条栈道是沿着铁路干线修建的。天气好的时候会有人在这里遛狗或骑自行车，但小轿车是不能通行的，因为铁栏杆被挂锁和链条固定在了底座上。幸运的是，我有一把钥匙。

我把身后的门关上，抑制住要毁掉这无人踏足的雪而带来的懊恼，把车沿着留有车辙的车道继续向前开了半英里，直到大路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这是我孩童时期冬天的样子，积雪到小腿肚深。无数的轻柔雪花落在我的身边。空气清新又安宁，寒冷都减轻了。呼出的气息从我眼前升起，融进纯净洁白的天空中。每一步即使小心翼翼也会踩得脚下的雪嘎吱作响。这美好的、不应该被打破的安宁。

那个时候，冬天很长，充满了各种神秘的故事。儿时的冬天有我和父亲一起开着租来的车到遥远的前哨基地的危险旅途。路边的旧马厩变成了寒冷的海难现场，高耸的柜子上没人要的垃圾便是海盗的宝藏。此外，花园前面还有一棵白桦树。那里的土地足够干燥，大家可以坐在地上，盖着毯子阅读。在那里你永远不会听到房子里的咆哮和尖叫。

然而今天，我没有什么时间去回忆。我把车停在车道和一片开阔的森林荒野交叉的地方。从这里开始，地面向着铁路轨道倾斜，前方地面突然下沉处是一个丛林沼泽地，沿着河面铺开。我站的地方，地面急剧地凹陷成一个树木成行的火山口，大约一百码大小；最下面是一个由河流分支形成的浅池塘，沿着沼泽地在铁轨下蜿蜒开来。铁路是由下面的砖制隧道支撑的。

隧道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修建铁路时挖来供船只通行的，船只可以通过隧道进入燧石矿区。隧道数百年来尽管经过不断修补加固，但还是难敌地心引力和各种磨损，在每辆火车经过时都颤颤巍巍，哭哭啼啼。

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来这里也需要特别小心。在这么深的雪里背着一个尸体前行实在让人恼火。我需要走两次，把沉重的橡皮袋放到桥下再回来取小包和铲子。不幸的是，在这个季节来这里，你需要做一些折中的选择。这里有很多很好的足够坚实的土壤，不会因为偶尔的踩踏而露出下面的东西。毕竟我去的地方，别人一样也可能去。然而，在这种温度下是不可能在这种土壤里凿出一个洞的。在数九寒天能够挖洞的松软土壤到了夏天又会暴露我的罪行。因此，这些地方通常都很偏僻，杂草丛生，并且没什么空间给你搬运行李。

慌张的新手们屡次犯的经典错误导致了“浅坟”的说法。他们通常会低估挖开森林地被所需要的时间和努力。一般来说，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挖了一个很小的土坑。为了完整遮住尸体，他们不得不在周围堆起一个不小的土堆。因为这个看上去就像一座浅坟，他们便会尝试用一层野蕨和苔藓来掩盖。当然，大风一吹，尸体的脚指头都要破土而出了。

今天，我要挖五英尺深。应该可以撑过整个冬天了。

### 第三章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终于笑了。我第一次离开他时他的身子还是热的，他的皮肤柔软，脸上泛着红光。血和锯末混在一起流淌在他的颈边，上面浮着些许木屑。木屑和锯末混在一起，形成类似雪花的形状，和我肩上正在融化的雪片一样。

我跪在他身旁，试图从他眼中搜寻一丝生命的微光。这是第一次并且是唯一一次，这个骄傲的男人愿意抬头看我——这也是他看我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他依旧不能真的看到我。

在那几分钟内，我在他脸上看到了他的百感交集。被背叛的痛苦和对自己失败人生的悔恨。对于一名小男孩痴迷表达的困惑。企图获得注意力的焦虑、失望、愤怒，以及恐惧。





早餐后，我回来坐在他身边，几个小时一直抖个不停，看着他的血液凝结，面孔僵硬。快到中午的时候，房顶上的雪变得太厚开始滑落到地上，使我大吃一惊。时不时地，有好奇的狐狸沿着门缝哧哧地嗅。除此之外，我只能与寂静和寒冷相伴。

夜幕降临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冰到无法触碰，手指僵硬地卷曲着。我饥饿难耐。

我踉跄地穿过花园回到温暖的房子里，一路祈祷炉子里有我的晚餐。我妈妈在那里陪我吃完了所有的蔬菜，然后帮我塞好被子，承诺我明天一切都会没事的。但是那一天早上她和我吻别的时候，她的眼神充满生命力，闪烁着光亮，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当我看着她拿起行李走出家门，留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深知这次离别与其他任何一次都不同。这一走就是永远。

我做了我唯一会做的一件事。我狼吞虎咽地吃着糖馅饼，等待有人来找我。有趣的是，没人这么做。



将炉子预热到二百六十摄氏度。

把六个橙子榨汁，其中两个橙皮刮成皮屑，另外四个随意切碎。取两片中等大小的肉片，分别拿刀划出小口。放入同样分量的碎橙皮，将所有食材放入烤盘中，烤盘加半英寸深的水后放入